

芭比电影创作流变及对 中国儿童电影创作的启示

The Creative Evolution of Barbie Movie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ese Children's Films

李婕¹

Jie LI

中国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School of Liberal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284681448@qq.com

王美丁²

Meiding WANG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

School of Theater, Film and Televisio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China

3071533690@qq.com

DOI: <http://doi.org/10.5281/zenodo.16625242>

摘要 美国美泰公司从 2001 年推出芭比系列儿童电影, 先后开拓“童话公主系列”“仙子系列”“现代系列”等多个系列, 创作历程有鲜明流变脉络。文章探讨芭比系列电影产业主导下的芭比形象流变、题材的多元发展、价值嬗变与“儿童本位”的创作观念, 这能够在产业联动、题材创新、角色塑造等方面为中国儿童电影创作提供启示, 并在电影中彰显“儿童本位”的教育观。尤其针对以女孩为观众的儿童电影创作, 该系列揭示了女性主义思想的变迁, 这有助于性别观念的表达, 帮助儿童树立健康的性别观。

关键词 芭比系列儿童电影; 流变; 女性主义; 中国儿童电影创作

Abstract The American company Mattel has launched the Barbie series of children's films since 2001, successively developing multiple series such as the "Fairy Tale Princess Series," "Fairy Series," and "Modern Series," with a distinct evolution of creative concepts. This can provide insights for the creation of Chinese children's films in terms of industrial linkage, theme innovation and character portrayal, and highlight the "child-centered" educational concept in films. Especially for the creation of children's films targeting girls as the audience, it reveals the evolution of feminist ideology in this series is conducive to the expression of gender concepts in the films and helps children establish healthy gender views.

收稿日期: 2025-02-17

作者简介: ¹ 李婕, 湖南师范大学讲师, 硕士生导师, 青年导演。

² 王美丁,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与影视学研究生。

基金项目: 2024 年度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课题“中国古典小说叙事在当代电影中的继承与创新性发展研究”(项目编号: 24B0091) 研究成果之一。

Keywords Barbie Series of Children's Films;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Feminist Ideology; Creation of Chinese Children's Films.

引言

喜剧片《芭比》(Barbie, 2023)以儿童芭比玩具为主角阐发性别议题,体现“芭比”在美国社会丰富的文化内涵。该片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促使研究者将目光转向“芭比”与美国文化、女性主义关系的讨论场域。在此背景下,站在儿童电影创作角度回望芭比系列儿童电影,有助于发掘其中的文化与性别内涵,探析其系列持续发展的成因。2001年到2020年,美国玩具生产公司美泰(Mattel)为宣传玩具产品推出的一系列以女性为主角的儿童电影:芭比系列儿童电影,已包含38部影片。该系列影片塑造了大量职业和性格各异的女性形象,并不断拓宽题材,丰富想象,折射出不同年代创作者女性主义思想的变迁。同时,美泰公司的玩具销售与影片创作之间形成以产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二者相互促进且都受到儿童青睐。该系列影片大致分为三个主要系列:“童话公主系列”“仙子系列”“现代系列”,以及一个特别系列——“假日系列”。“童话公主系列”芭比电影诞生于2001年,该系列影片通常改编自经典文学作品,风格古典、情节浪漫,爱情题材最为凸显。在创作不断深化中,爱情题材淡化,而女性情谊、个人价值实现等主题逐渐上升为影片的核心传达。2005年至2007年,美泰推出“仙子系列”芭比电影,不仅想象丰富、情节曲折,塑造勇敢智慧的女性群像,同时展现奇妙多彩的自然世界,揭示环保等主题,内涵更加丰富。“现代系列”开启于2006年,影片多以现代都市为背景,其题材与流行文化联系更为密切,主题涉及个人价值的实现等彰显女性独立意识与现代价值观的命题。该系列覆盖题材甚广,具有较为完整的作品序列,且内涵与时俱进。而中国儿童电影如《巴啦啦小魔仙》系列、《熊出没》系列等也受到儿童欢迎。其中,《巴啦啦小魔仙》系列同样以女孩为主角,吸引女性观众,从2013至今创作有3部影片,其影视周边玩具与剧集、影片间形成品牌效应。相较而言,芭比系列儿童电影的创作更为持续,探析其影片创新与流变可为同类型的中国儿童电影创作实践提供参考。借鉴芭比电影的产业导向发展模式,能帮助中国儿童电影市场与文创市场之间形成良性循环。

目前,学界对于芭比系列儿童电影的研究已有亮点,但是对其文本的系统性研究仍有完善空间。中国国内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个别影片的人物形象分析,缺乏对该系列整体创作流变的研究。¹从其他地区研究来看,有部分学者将芭比系列儿童电影作为整体研究对象,但对其影像文本细读、创作流变等方面研究较少,且未将部分新近创作的影片纳入研究范围,故

¹ 中国学界对于芭比系列电影的研究较为稀缺,主要集中于电影个案研究,缺乏对该系列整体创作流变的研究。而国内其他芭比相关研究则集中于两方面,一是芭比玩具与美国文化关系的研究,二是美泰公司跨国商业发展研究。这两方面研究虽未涉及芭比电影创作,但有助于把握芭比玩具背后的消费、性别等社会文化内涵,为本研究提供社会背景材料。首先,芭比电影个案研究中,秦玮蔚(2018)从女性主义角度分析电影《芭比之粉红舞鞋》(Barbie in The Pink Shoes, 2013)对经典芭蕾舞剧的创新,及其对低龄女性观众的教育意义。其次,在芭比玩具与美国文化关系的研究方面,谢丽萍(2008)结合美国时尚文化、女性主义,探讨20世纪芭比成为美国文化象征的原因。再次,在美泰公司跨国商业发展研究方面,刘立煌(2016)分析了芭比娃娃的市场成功背后的文化创新,为我国陶瓷企业寻找创新途径。从上述情况来看,中国对芭比系列儿童电影的整体性研究有待补充,其创作流变及对中国儿童电影发展启示等方面的研究也仍有空间。

而不能概括该系列影片发展的现状及趋势。¹ 研究芭比系列儿童电影,揭示其产业主导下的芭比形象流变、题材的多元发展、价值嬗变与“儿童本位”的创作导向,有助于中国儿童电影的商业化、题材创新、角色塑造等多个方面的发展。同时,揭示芭比系列儿童电影的女性主义思想流变,能够提示中国儿童电影创作者,在制作以女孩为观众的中影片时,保持对女性主义思想的自觉,帮助儿童塑造正确的性别观。

一、解放“完美芭比”:产业主导下的芭比形象流变

2001年到2020年的芭比系列儿童电影,在其以产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中,玩具销售与影片创作相互促进。借助多媒介渠道并举,美泰公司以当代儿童的接受方式、需求为导向,透露出“儿童本位”的创作观。这为中国创作者打通儿童电影、文创等产业板块,实现商业化发展提供借鉴。同时,在产业模式和商业行为的引导下,玩具芭比所承载的消费主义、父权制、白人中心主义基因被银幕芭比继承。因此,“芭比”形象呈现出外形完美、种族单一、道德超群等特点。随着影片创作深入,“芭比”形象在身份、身体、性格方面的流变使其更具立体性、真实性与当代性。解放“完美芭比”,体现创作者女性主义思想的更新与进步,也是该系列生命力得以延续的原因之一。这为以女孩为受众的中国影片的创作指明了女性形象塑造的重要性。

从其以产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来看,芭比系列儿童电影的创作源于美泰公司的芭比玩具出售需求。在芭比电影DVD发行同时,商店上架影片同款芭比娃娃促进其销售,芭比娃娃又进而推动芭比电影宣传。其以玩具产业为主导,玩具与影片创作之间相互配合,推动芭比IP持续性发展。同时,美泰公司还扩充芭比配套产品,如男友、宠物等,芭比还作为电影明星出演公主、仙子等各类角色,这为儿童提供了使用玩具、观看影片时丰富的投射对象,满足孩童的成人世界想象和期待,增强对儿童的吸引力。在流媒体发展的当下,美泰通过网络媒介渠道,注册“芭比”流媒体频道更新生活日常以粘合受众。新生代儿童已成为“互联网原住民”。故而,过去依靠单部影片、DVD试图构建儿童世界观,达成教育儿童目的的方式已然不适当下。儿童电影尤其是系列电影创作若要取得长足发展,院线、文创、流媒体之间的配合是大势所趋。美泰公司的多媒介渠道并举能够满足当代儿童接受习惯与需求,其产业发展模式流露“儿童本位”观念。同时,“芭比”的多栖发展使其脱离孤立、扁平的商品和广告形象,而无限趋近虚拟偶像般的存在。相比之下,《巴啦啦小魔仙》系列等国产儿童电影曾集中涌现,却难以为继。芭比电影的这种发展模式可以为中国系列儿童电影提供借鉴,由此形成影院、文创、流媒体之间的配合模式,助推中国儿童系列电影的商业化、可持续发展。

¹ 中国之外学界研究重视对该系列的宏观分析,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是芭比系列儿童电影女性形象研究,二是芭比系列儿童电影与其他系列电影对比研究。后者通常涉及消费文化、商业发展与女性主义等多个角度。这些研究大多成文较早,所涉及的影片未覆盖新近创作的影片。首先,芭比系列儿童电影的女性形象研究方面,Julie Still(2010)从女性主义角度论述芭比系列电影中女性形象的突破。其次,在该系列电影与其他系列电影对比研究方面,Lisa Orr(2009)将2001年后发行的前14部芭比电影公主与迪士尼公主进行比较,指出两个系列在价值内核上的相似性,对芭比影片的女性主义思想及其对儿童的影响持消极态度。简言之,这些研究覆盖部分芭比系列儿童电影,有助于揭示片中芭比形象的性别含义,为进一步探讨提供范式和参考。但由于研究对象不断发展,亟需进一步扩大对象范围,展开更充分的研究。

由于商业行为的主导,银幕芭比在外形、种族、品格等方面继承玩具芭比完美、单一的特点。而在新世纪,芭比身份、身体、性格方面的形象流变实现了对“完美芭比”的解放。具体来看,芭比外形来自德国流行漫画的性感主人公“莉莉”(Lily),设计师露丝·汉德勒(Ruth Handler)将其带回美国加以改造。于是,白人、金发碧眼、身材姣好的“芭比”由此诞生,且具有强烈的商品属性和消费主义、种族主义、父权制色彩。进入21世纪,其商品属性在芭比系列儿童电影中得到延续,如《芭比之奇幻日记》(*The Barbie Diaries*, 2006)中有台词:“我甚至给我的牛仔裤都编了号,这样我就不会不小心连续两次穿同一条牛仔裤了。”片中“芭比式”生活的宣言,传达宣扬消费的生活观念,刺激女孩们追崇时尚。女孩们的消费行为影响玩具设计与生产,最终再次强化她们对消费主义的认同。从种族内涵来看,该系列主角“芭比”通常是白人女性,以她为叙事中心的三、四人团体设置最为常见,如《芭比公主三剑客》(*Barbie and the Three Musketeers*, 2009)中的科琳娜(Corinne)与少数族裔女孩们、《芭比之美人鱼历险记》(*Barbie in a Mermaid Tale*, 2010)中的玛丽亚(Mariah)与非裔、拉丁裔朋友们等设置,体现影片的“白人中心主义”,压抑“对有色人种女性欲望的表达”,且影片多表现“白人女性获得解放的美好图景,缺乏对各阶级各种族女性全面真实的观照”(顾琳, 2014)。

从女性主义角度考察,在众多芭比电影作品中都具有“一见钟情”的叙事模式,男女主人公外表的性吸引力是二人定情的首要因素,这揭示出芭比美丽外形中暗含的男性凝视色彩。例如,《芭比与魔幻飞马之旅》(*Barbie and the Magic of Pegasus*, 2005)中因美貌而被强娶的安妮卡(Annieca),与被威洛(Willo)用魔法变丑并抛弃的三位妻子等角色,都揭示出影片中对女性“美貌”的强调。影片将芭比“作为一种‘美的典范’,体现父权制社会的女性理想:美貌和驯服”(徐艳蕊, 2003),这揭示出芭比外形与男性凝视的密切联系。此外,从叙事角度来看,“童话公主系列”通常改编自传统童话篇目,因而继承了其在人物性格塑造上扁平的特征,喜好传达善恶天性论及二元对立的价值观,热衷塑造浪漫主义大团圆结局。例如,该系列部分影片改编自《胡桃夹子与老鼠王》《天鹅湖》《莴苣公主》等以表现浪漫爱情、冒险为主的经典传统童话。片中王子公主常为真、善、美的代表,巫师多为恶的化身,人物较为扁平。同时,故事较为模式化,常表现主人公揭开身世之谜、破除爱情障碍,最终亲人团聚、婚姻圆满,体现出“童话公主系列”所具有的传统童话特征。由此可见,芭比在外形、种族、品格等方面趋于单一、完美的创作表现都深受这些童话的影响。随着该系列创作的深入,“芭比”身份、身体、性格的多元化推动“完美芭比”的解放。其形象流变为影片叙事带来更大空间,最终实现该系列从传统童话向现代童话的转型。

芭比的外在形象在近20年的创作中虽并无太大变化,但随着该系列电影的不断开拓,主人公的身份不断多元发展,经历从正统皇室公主、平民仙子到学生、职业女性的流变过程。该系列早期作品中,女性身份单一。大部分主人公为具有皇室血统的公主,少部分主人公通过打败邪恶势力,被赋予公主身份。随着创作深入,“童话公主系列”在女性身份上做出创

新。例如,《芭比公主三剑客》中塑造了向往成为职业剑客的裁缝、园丁、女佣,体现出“童话公主系列”女性身份的多元化。职业女性的塑造更加契合当代儿童的成长目标与未来期待。

“仙子系列”中女主人公的身份进一步变化,主要为仙子平民。例如,“梦幻仙境三部曲”中的艾莉娜(Elina)是因没有翅膀正处于仙境社会边缘的小人物;《芭比之蝴蝶仙子》(*Barbie Mariposa and Her Butterfly Fairy Friends*, 2008)主角曼瑞莎(Mariposa)因为热爱知识而被孤立,与社会主流有着较远距离。这打破芭比性格完美的传统,使其更具成长性。“现代系列”的《芭比之星光奇遇记》(*Barbie: Star Light Adventure*, 2016)中芭比是太空救援队成员,拯救银河系;《芭比之间谍小队》(*Barbie: Spy Squad*, 2016)中芭比作为特工保护国家财产,体现该系列女性身份进一步拓展,揭示创作者女性主义思想的与时俱进。

芭比的性格流变由完美无缺转向丰满多面,具有成长性。在早期芭比系列儿童电影中,主要女性角色具有超群人格魅力,成为儿童成长的完美模范。《芭比之梦幻仙境》(*Barbie Fairytopia*, 2005)中没有翅膀的仙子女主角,以其身体缺陷打破“芭比”的完美形象。她缺乏自信与社会认同感,性格有着软弱、自卑的一面。“现代系列”影片《芭比之拇指姑娘》(*Barbie Presents Thumbelina*, 2009)中,小主人公麦佳娜(Makena)有着极强的占有欲,在花仙子的帮助下变得无私、友善。该片小主人公的身份与年龄都更加契合芭比电影的低龄受众群体,更贴近现实中儿童多面而富于变化的性格。由此可见,该系列女主角身份、身体、性格方面的形象流变,解放“完美芭比”使其更具当代性、真实性。这正是该系列在当代仍然能够焕发活力,吸引儿童的原因之一。综上所述,芭比电影的产业导向、多媒介发展并举启示中国儿童电影以现代儿童的接受方式、需求为导向,寻求多维度发展。芭比形象流变体现创作者在人物形象上的创新,彰显女性主义思想,这为中国儿童电影实现产业主导与影片创作的平衡,并借助人物塑造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路径。

二、打破“爱情神话”: 芭比电影题材的多元发展

芭比电影的首部作品《芭比与胡桃夹子的梦幻之旅》(*Barbie in the Nutcracker*, 2001)以优雅浪漫的情节奠定“童话公主系列”古典唯美的风格基调,并将爱情作为重要题材。“童话公主系列”2001年至2007年的影片中,大多遵循男女主人公爱情发展贯穿始终,以婚礼场面作结的情节模式。其中,《芭比之真假公主》(*Barbie as the Princess and the Pauper*, 2004)的爱情题材尤为凸显。影片改编自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王子与乞丐》(*The Prince and Pauper*),情节围绕公主与皇家教师、裁缝与邻国国王的爱情发展双线展开。影片在盛大婚礼中结束,甚至连婚礼花车的马也成为彼此的伴侣,爱情书写贯穿影片。这体现了“童话公主系列”在2001年至2007年的影片将爱情与婚姻作为不可打破的“神话”的特征。影片强调“爱情神话”,以婚姻为女性的宿命,体现其女性主义思想上的局限性。随着“童话公主系列”创作的推进,爱情题材逐渐淡化。2008年,《芭比之钻石城堡》(*Barbie and the Diamond Castle*)讲述热爱歌唱的女孩丽安娜(Liana)、艾莉莎(Alexa),为解救朋友踏上冒险旅程,途中与双胞胎杰尔米(Jeremy)、伊恩(Ian)产生坚实友情的故事。

显然,“童话公主系列”中将爱情、婚姻作为女性宿命的观念已不适应于 21 世纪的电影创作。于是,随着“爱情神话”的打破,“童话公主系列”也迎来它的最后一部影片《芭比公主三剑客》(*Barbie and the Three Musketeers*),并宣告该系列的结束。片中,皇家护卫队队长卓费(Treville)因科琳娜的女性身份拒绝她的求职,使她误打误撞成为皇家女佣,接受隐退剑客、皇室护卫队成员海伦娜的秘密特训。训练过程中,海伦娜说:“在我那个年代,没有人相信一个女孩可以成为剑客,现在的人也一样,你们一定要证明给他们看!”这是影片对性别议题的鲜明强调,表明这是一个关于追求梦想与性别平等的故事。鲜明的性别主张也体现在科琳娜与王子路易(Louis)的对话中。科琳娜告诉路易自己的剑客梦想,路易却报以不屑的态度:“小姑娘是不能成为剑客的。”路易的回复不仅再次申明性别主题,使“一见钟情”的“爱情神话”书写被中断,在女性主义独立思想上主张更加鲜明。科琳娜反驳道:“既然王子殿下能想象人类在空中飞行,就不能想象小姑娘做剑客吗?”影片结尾,科琳娜拒绝路易邀请,与伙伴们投入剑客生涯。作为“童话公主系列”的突破性作品,《芭比公主三剑客》的爱情题材让位自我价值实现、性别平等主题,体现着创作者女性主义思想的进步。

除了“童话公主系列”对爱情题材的突破,芭比系列儿童电影还在不断拓宽题材。2005 年至 2007 年,“梦幻仙境三部曲”围绕艾莉娜和其宠物比宝(Bibble)的冒险展开,表现她逐渐坚定自我,找回自信。影片并没有为她安排一段浪漫爱情,这是对芭比爱情宿命的突破。其中,《芭比梦幻仙境之人鱼公主》(*Barbie Fairytopia: Mermaidia*, 2006)讲述艾莉娜与罗莉(Nori)共同营救人鱼国王子拿路(Nalu)。爱慕拿路的罗莉性格高傲任性,二人亦敌亦友。影片节奏紧凑,讲述了经过深海冒险她们结下深厚友谊的故事。由此可见,爱情主题虽然在“仙子系列”中并未消失,但它已经不是加注在女性身上的宿命。“仙子系列”中,创作者拓展题材使女性间的情谊得到充分刻画,对两性关系的诠释也不再囿于情爱,而增添了友谊的呈现方式,这是女性主义思想进步与两性关系多样化诠释的体现。片中,女巫使用毒药破坏自然的桥段是该系列电影对环保主题的指涉。除此之外,“仙子系列”的最后两部作品《芭比之蝴蝶仙子》(*Barbie Mariposa and Her Butterfly Fairy Friends*, 2008)、《芭比之蝴蝶仙子与精灵公主》(*Barbie Mariposa and the Fairy Princess*, 2013)中不仅强调学习知识、传播真理的重要性,还宣扬放下偏见、守护和平的主题思想。“仙子系列”中,创作者拓展题材带来情节书写、人物诠释、主题表达的充足空间。影片不再囿于“爱情神话”、婚姻宿命。

“仙子系列”推出次年,“现代系列”影片开辟出芭比电影的新创作领域,与 21 世纪的都市生活背景和以中产家庭为主的受众群体更加贴合,创作更加多元化,内涵更具当代性。例如,校园题材影片《芭比之奇幻日记》(*The Barbie Diaries*)以高中生芭比竞争主播职位的过程为线索,将青春期的爱恋作为插曲贯穿影片,强调友谊、追梦等主题。2010 年后,“现代系列”影片成为芭比电影的创作重心,题材更为多样。例如,《芭比之电玩英雄》(*Barbie: Video Game Hero*, 2017)以电竞为题材,讲述芭比进入电子游戏破除病毒化解危机;科幻题

材影片《芭比之星光奇遇记》(*Barbie: Star Light Adventure*, 2016)中芭比拯救银河系等,“现代系列”影片贴近现代生活,且不满足爱情主题书写。影片通常将爱情书写放置到配角身上,作为喜剧性的插曲,淡化其存在感。例如,时尚题材影片《芭比之时尚奇迹》(*Barbie: A Fashion Fairytale*, 2010)中表现芭比帮助姑妈重拾时尚梦想,插叙肯(Ken)远赴巴黎追求芭比的“囧途”;《芭比之间谍小队》(*Barbie: Spy Squad*, 2016)中爱情桥段主要集中于配角特瑞莎(Teresa)身上,发明家羞涩示爱特瑞莎的桥段化滑稽性十足。

由此可见,芭比系列儿童电影在“童话公主系列”中对“爱情神话”的书写揭示出影片女性主义思想上的局限性。经过不断创新,“仙子系列”“现代系列”题材的多元发展,打破“爱情神话”书写的限制,彰显影片女性独立意识的不断提升、女性主义思想变迁。这启示中国的儿童电影创作者,尤其是创作以女孩为主要受众的影片时,应保持对作品题材的创新意识。以《巴啦啦小魔仙》系列电影为例,其题材主要涉及奇幻、校园、家庭却并未持续开拓,在这方面芭比电影较为完整的作品序列提供了参考。由于《巴啦啦小魔仙》系列电影均以小学生视角为出发点,其性别意识塑造较为幼稚朴素或甚少着墨。而在性别议题备受关注的当下,芭比电影的题材、女性主义思想流变也提示着创作者未来的着眼点之一。这有助于影片加强对当代儿童需求的观照,为儿童提供丰满多彩的成长图示,彰显“儿童本位”的创作导向。

三、重构“公主王子”:价值嬗变与“儿童本位”

在芭比系列儿童电影的创作中,主要女性角色的价值评判经历了从以公主血统为标准的外部价值认同,转向以个人奋斗为标准的内部价值认同。其价值嬗变凸显了片中女性的主体性。该系列电影早期通过主要男性角色的价值评判来强调以王子血统为标准的外部价值认同,而后期主要以其性别意识为评判标准,从而凸显女性的主体性。主要角色的价值嬗变彰显影片女性主义思想的进步,以女孩为受众的中国儿童电影以此为参照,能够促进儿童自我价值的认同与性别观念的形成。同时,该系列中女性领袖力量由年长女性配角的外在驱动,转向主角的内在驱动,彰显自我价值认同并凸显“儿童本位”的创作观念。具体来看,“童话公主系列”的创作中,多数影片都强调女主人公的皇室血统,而平民女主人公如《芭比之天鹅湖》(*Barbie of Swan Lake*, 2003)中的奥黛特(Odette)、《芭比之真假公主》(*Barbie as the Princess and the Pauper*, 2004)中的裁缝艾丽卡(Erika)等角色则一般通过“灰姑娘叙事”、皇室婚姻来获得高贵血统。这“不过是将年轻姑娘如何摆脱贫困或受制于人的窘境,进入梦寐以求的贵族、上流社会之类的故事编入当代社会背景下之中展示给观众而已”(段慧, 2018)。女性是否最终完成阶级跃升是其冒险之旅能否功德圆满的衡量标准。影片对外部价值认同的强调,传达出影片对女性出身的强调,使女性在叙事中沦为门第等因素的附庸。

随着该系列电影不断创新,外部价值认同逐步淡化并转化为以个人奋斗为标准的内部价值认同。“童话公主系列”中公主与血统、阶级等要素逐渐脱离。例如,2008年的《芭比之钻石城堡》中,音乐女神授予丽安娜与艾莉莎“音乐公主”称号。创作者传达出只要具有美

德便能实现梦想,改变命运,成为公主的价值观。因此,成为“公主”的行动背后蕴含对个人奋斗、主体性的张扬,承载一定美国梦与个人至上主义价值观。“公主”的价值评判转向与强调个人至上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观点契合。芭比系列儿童电影“Girls can do anything”的宣言“强调个人自立、自由、自主”(顾琳,2014),体现出任何人都能成为“公主”并主宰人生的个人主义与“美国梦”内核。由此可见,主要女性角色的价值评判从以血统为标准的外部价值认同,转向至强调个人奋斗的美国梦、个人至上主义等内部价值认同。这样的价值嬗变有助于激发儿童的自我价值认同感,调动儿童成长的主动性。同时,这反映影片在女性主义思想上由落后门第观念向有着强烈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色彩的观念转变,合乎美国社会主流价值观与儿童性别观的要求。正因影片对儿童人生观、性别观塑造有着重要作用,中国儿童电影创作者也应以本国儿童的社会环境和成长需求为导向,保持创新自觉。

主要男性角色的价值嬗变从以王子血统为标准的外部价值认同,转向主要以其性别意识为评判标准,从而凸显女性在影片叙事中的主体性。在系列电影创作早期,由于对公主血统和婚姻门第的限制,主要男性角色的王子血统是成功获得女性芳心的决定性因素。尤其在“童话公主系列”中,王子们出身高贵,作为拯救女性的使者降临,实现其婚姻圆满的诉求。“童话公主系列”中虽然也塑造了不少平民身份的男性角色,如皇家教师、铁匠、鞋匠等男性角色,他们同样需要以完成阶级跃升实现叙事的圆满。在这些故事中,“王子”扮演“婚姻的使者”,不仅是血统与身份的代表,而且是理想男性形象的集合。而随着影片女性主义思想的深化,主要男性角色是否具有进步的性别意识日益成为其价值评判的标准。例如,影片《芭比公主三剑客》中路易王子对科琳娜的嘲弄,暴露其在职业上的性别歧视。因路易性别观念的缺陷,他并未成功邀请科琳娜再度共乘热气球。这体现影片将性别意识纳入主要男性角色价值评判的标准,从而凸显女性主体性。主要男性角色价值嬗变随着男主角在叙事中喜剧性的提升而不断凸显。例如,影片《芭比之时尚奇迹》中,着重刻画肯如何赶往巴黎请求与芭比复合。一路上他遭遇错过列车、划破裤子、瓢泼大雨等难堪窘境,喜剧性十足。影片以此将主要男性角色的价值认同由出身转向他们是否能尊重、追随女性。而《芭比之仙子的秘密》(*Barbie: A Fairy Secret*, 2011)中,肯被逼婚而严词拒绝的尴尬境况与他对真爱的坚守,使这个角色更具喜剧色彩的同时凸显以性别观念作为男性价值评判标准的转向。影片中主要角色的价值嬗变折射出创作者对儿童自我价值认同、女性主体性的强调,这也是创作者女性主义思想趋于进步、为儿童提供多样成长图示的体现。

除了“王子”与“公主”的价值嬗变外,女性领袖力量由年长女性配角的外在驱动,转向主角的内在驱动,彰显自我价值认同并凸显“儿童本位”的创作观念。早期的芭比系列儿童电影中,常常以年长女性配角作为“灰姑娘”叙事中的“神仙教母”,通过其外部驱动力引领主角成长。例如,《芭比之梦幻仙境》中的守护神、《芭比公主三剑客》中的女仆海伦等角色,她们作为女主角的成长导师,帮助其完成冒险之旅并塑造高尚品格。在这样的外部驱动力下,女主角、观众的价值认同来自导师的肯定等外部价值认同。随着创作的展开,女

性领袖力量逐渐由女主角自身的内部力量驱动。例如,《芭比之拇指姑娘》中教会麦佳娜无私、友善的花仙子;《芭比之时尚奇迹》中帮助设计师姑姑重回时尚界的芭比等女性角色,她们是冒险之旅中一往无前的推动力,也是引领他人成长的榜样。

女性力量的内部驱动转向合乎该系列“Girls can do anything”的宗旨与创作者的儿童教育观念的“儿童本位”。芭比系列儿童电影早期创作中强调年长角色的引导,实质上是创作者对儿童与成人关系理解的童话叙事表现。这样的人物设置强调以成人作为儿童成长的模范和榜样,传递成人期待儿童接受的价值观。儿童的价值认同也来自满足成人的要求与期待等外部价值认同。在这样的影片中“叙事者是有着鲜明的介入姿态的……这种介入姿态就体现在具有教化意义的价值观宣扬上”(赵青,2018),反映出创作者以成人意志为主导的“非儿童本位”教育观念。以《巴啦啦小魔仙》系列电影为例,美琪美雪则通常在魔仙小蓝、游乐王子的保驾护航下展开冒险。小蓝不仅是她们生活上的照顾者,更是魔法上传道授业的导师。小学生美琪美雪多呈现出顽皮闯祸、知错就改的孩童形象。一方面,这合乎她们的学生身份和儿童视角;另一方面,她们倾向成为观念的接受者。儿童以美琪美雪形象参照自身时,主动性与内部价值认同则相对较弱。相比于这样的教育观,芭比电影女性领袖力量转变为内部驱动力彰显“儿童本位”的儿童电影创作观念。“儿童不再是单纯的被塑造者,不再是被动地接受灌输”(刘晓东,2010),而在影片中成为积极的拯救者、引导者。因此,“儿童本位”更有利于儿童成长过程中创造力与责任感的激发。

结语

纵观芭比系列儿童电影的创作,其以产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可成为中国儿童系列电影院线与文创良性互动的参考对象。该系列影片主要女性形象和内容都继承芭比玩具所具有的拜物教、文化的消费主义、种族主义、父权制基因。芭比系列儿童电影作为后女性主义时代创作的影片,呈现鲜明的童话转型特征与创作流变脉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影片的女性独立意识,具有一定进步性。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产业主导下对主要女性形象身份、身体、性格的多元化塑造,打破“芭比”形象的单一、完美的局限,实现其流变;二是在影片题材上,突破将女性命运囿于爱情书写的局限,进而丰富题材并深化女性主义思想;三是影片主要角色的价值嬗变体现儿童自我价值认同、女性主体性的凸显,女性领袖力量的内部驱动转向则彰显自我价值认同的提升与“儿童本位”教育观。纵观芭比系列儿童电影二十年创作流变,其发展模式、策略调整能够为商业化尚在发展阶段的中国儿童电影提供参考。其题材书写、价值嬗变等则为作品序列尚待填充的中国儿童系列电影提供创新路径。芭比电影中流露的女性主义思想变化、“儿童本位”教育观等,则提示中国创作者考察具体的社会环境与当代儿童需求,使影片与儿童成长相适应。尤其在性别议题日益凸显的当下,创作以女孩为主要受众的儿童电影时,创作者性别意识表达或将日渐成为备受关注的板块之一。

参考文献

- 白天佑.(2008).芭比的身份困惑——文化视野中的玩偶设计定位.《装饰》(07),80-81. <https://doi.org/10.16272/j.cnki.cn11-1392/j.2008.07.007>.
- 陈雪芳,张昆.(2013).影视媒介的虚幻故事与儿童玩具的“虚假需求”.《新闻大学》(05),84-91. <https://doi.org/10.20050/j.cnki.xwdx.2013.05.011>.
- 段慧.(2018).《英美后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
- 董路营,李军.(2023).百年中国儿童电影美学范式及观念嬗变.《电影文学》(24),34-39.
- 戴雪红.(2022).女性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张力、批判与反思.《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01),136-145.
- 付欣歌.(2022).“儿童本位”理念下儿童电影的叙事表达与视听呈现(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 <https://doi.org/10.27312/d.cnki.gshsu.2022.002230>.
- 连晨炜,王杰.(2021).消费主义时代的审美资本问题探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0(05),60-67. <https://doi.org/10.15983/j.cnki.sxss.2021.0944>.
- 刘剑平.(2012).浅析现代童话幻想美的艺术特征.《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0(17),69-71.
- 刘丽.(2016).好莱坞女性主义电影的叙事立场.《电影文学》(22),47-49.
- 刘立煌.(2016).从芭比的成功看陶瓷企业的文化创新.《中国陶瓷》(12),93-95+98. <https://doi.org/10.16521/j.cnki.issn.1001-9642.2016.12.020>.
- 刘琼.(2022).破除“美貌神话”:女性向网络社群中的身体规训现象及反思.《华中学术》,14(03),198-209.
- 刘晓东.(2010).论儿童本位.《教育研究与实验》(05),25-28.
- 刘艳.(2010).物化世界图景的展示——探析电影《穿PRADA的女魔头》《巴黎拜金女》.《电影评介》(07),47-48. <https://doi.org/10.16583/j.cnki.52-1014/j.2010.07.053>.
- 刘致颖.(2017).《被凝视的身体:文化传播视阈下的“女性瘦身”现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
- 秦玮蔚.(2018).《芭比之粉红舞鞋》的女性形象分析.《电影文学》(16),131-133.
- 孙敏.(2015).影视传媒的泛审美化与审美救赎.《艺术百家》,31(01),234-235.
- 孙峰.(2018).“凝视”理论与女性主义电影研究.《电影文学》(24),22-24.
- 余曦玥.(2014).“美丽的理想”——从大众媒介视野看女性减肥的身体建构(硕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
- 王焕玲.(2024).调整与转向:《熊出没》系列电影的叙事升级之路.《电影评介》(11),62-68. <https://doi.org/10.16583/j.cnki.52-1014/j.2024.11.005>.
- 王姗.(2016).传统童话的特质与价值探寻.《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5),62-67. [https://doi.org/10.13815/j.cnki.jmtc\(pss\).2016.05.012](https://doi.org/10.13815/j.cnki.jmtc(pss).2016.05.012).
- 王毓卓.(2024).中国儿童电影的现状、困局及展望(2019—2023年).《中国电影市场》(05),45-51.
- 谢丽萍.(2008).芭比娃娃与美国文化.《中华文化论坛》(S1),183-184.
- 徐艳蕊.(2003).《好莱坞的灰姑娘梦与性别认同》(硕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
- 钟骥,朱敏.(2022).后现代语境下动画电影的产业链发展路径与商业价值.《电影文学》(08),86-88.
- 赵青.(2018).美国儿童电影的叙事策略分析.《电影文学》(01),45-47.
- 周文姬.(2020).当代美国电影中的美国梦与后种族主义.《电影艺术》(02),3-12.
- [瑞士]皮亚杰, J.P., & 海尔德, B.(1980).《儿童心理学》(吴福元译).商务印书馆.
- [美]芮塔·菲尔斯基.(2020).《守望者·镜与灯:现代性的性别》(陈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 Kassay, R. (2019). Barbie princesses and Star Wars clones: Gender stereotypes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children's favourite heroes—A participant study in urban and rural contexts, among Hungarians from Romania. *Feminist Media Studies* 19(5),1-18. <https://doi.org/10.1080/14680777.2018.1508048>
- Orr, L. (2010). Difference that is actually sameness mass - reproduced: Barbie joins the princess convergence. *Jeunesse: Young People, Texts, Cultures* 1(1), 9-30. <https://doi.org/10.1353/jeu.2010.0026>
- Vered, K.O. & Maizonniaux, C.(2017). Barbie and the straight-to-DVD movie: pink post-feminist pedagogy. *Feminist Media Studies* 17(2),198-214. <https://doi.org/10.1080/14680777.2016.1178158>

(责任编辑: 应文静)